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普法戰爭目次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戰前之普法兩國

普法戰况

洛林激戰

師丹與洛亞爾之苦戰

巴黎戰

巴黎開城與媾和條約

巴黎開城

媾和條約

276/1104

普法戰爭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一八七〇年，西班牙國內，大亂勃發，不可收拾，女王伊薩伯拉，棄國出奔，不知蹤跡，於是，同年七月四日，西班牙人，決迎普國霍亨索倫王室之雷普爾爲王，法人聞之，大爲動搖，深恐普國王室出而統治西班牙，於法必將大爲不利，蓋普魯士與西班牙，均歸同一王室，則無異曩昔查理士五世時代，其自然之勢，法國必有腹背受敵之虞故也，因此，法人如外交部長古拉猛爵士者，大爲痛心疾首，力言普國王室若爲西班牙王，則不特墜落法之國勢，而且有損法之國體，主張要求普王，命其王族，勿爲西班牙之國主，於是，其月之八日，法政府乃命法國駐普公使白勒德齊，晉謁普王威廉，要求勿令其族即西班牙王位，時普王威廉一世，適避暑葉姆斯，法國公使，復往葉姆斯，晉謁威廉，面呈法帝拿破崙之書翰，陳述上列之意旨，且希望勿傷普法兩國之和平，殊威廉嚴詞拒絕，竟謂：「霍亨索倫，吾輩之同宗也，以分言之，則爲族黨，以義言之，則爲君臣，今西班牙選之爲王，實一國之公事，決非一家之私事，吾輩焉有阻止之權。」法使無法，告辭而退，閱數日，又再晉謁，反復以法政府之意旨，面奏力請，威廉仍重述前言，謂：「非吾輩之所與聞。」始終固持其說，而不稍動。

雷普爾察知普王與法國間之情形，自動辭退王位，法政府猶以爲未足，致書普國駐法公使，要求再由威廉致書拿破崙帝，保證今後決不令霍亨索倫家同族，登即西班牙王位，普相俾士麥，以法國來書，頗屬無禮

，壓攔手中，不予奏上，法國公使白勒德齊知之，以為俾士麥從中阻格，一日，威廉適在別邸院中散步，法使遂親至其側，奏上法政府之希望，威廉不特不聽，且毅然決然謂之曰：「今後，關於此事，一概不與公使面談。」此實普法戰爭之根本原因也。

翌日，法國公使，將會見普王情形，報告法國政府後，法政府即命公使白勒德齊，迅速下旗歸國，白勒德齊奉到法國政府此項命令，即離普京，首途歸國，同時，普國駐法公使，亦遵普國政府之命，離巴黎而歸普國，於是，普法戰爭，從此開幕矣。

普法兩國開戰之原因，固由於西班牙王位繼承之爭執，但此乃近因，其實兩國之所以至此者，皆各有其不得不然之事情，一八〇六年，普國遭法帝拿破崙一世蹂躪，軍隊破滅，不能編成，普人因之大憤，其間，沙綸和斯特奮然而起，改革兵制，實施全國國民皆兵之主義，規定出陣兵由常備兵與後備兵編成，一八十五年偃武之後，即適用此項憲法，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普國人口，非常增加，由一千萬人增至一千八百萬人，而徵兵之數，則每年相同，致人口與徵兵之比例，日漸減少，殆達最初之半數，及一八六一年，普王威廉即位，鑒於當時兵制，有改革之必要，遂決然加以改革。

威廉一世，本生於歐洲戰亂之中，嘗目擊普國宗教蹂躪於法軍鐵蹄之下，怨法之情，深入腦海，即位以來，常抱銳意圖強，努力訓練全體國民之意志，以統一德意志，懲挫法蘭西，而爭壩歐洲之大志，一八六三年，先與丹麥戰，大破之，一八六六年，更與奧戰，亦獲大勝，德意志聯邦，殆告統一，威廉一世之目的，亦略告達成，但其時，實際僅北德意志與普一致，不能謂南德意志亦完全可得而聯合也，加以，法國佔領來

因河左岸一帶，離間南北德意志之聯合，而防害普國之目的，不先破法，則威廉一世所企望之德意志聯邦盟主，無由成功，此實普國之所以決心與法干戈相見，而覺悟於中者也。威廉一世，自即位之初，即已有此決心，今普國既受法政府之侮辱，威廉一世，固不待言，即普國人民，亦同樣惟有與法交戰之一途矣。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二世，見普國既勝丹麥，領有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二州，更與奧戰，又復大破奧軍，其勢益盛，於是，對於普國，時存妬心，聞普軍侵入奧國，即欲派兵助奧，且謂：「法奧合力攻普，必然勝利，戰勝普後，使來因河邊之地分離，亦屬事之當然。」乃俾士麥獨具慧眼，早知拿破崙之計謀，法將派兵赴奧，彼即致書拿破崙：謂「貴國若不助奧，普國戰勝之後，當割來因河上之地，以爲和好之報酬。」大政治家俾士麥之智力，雖拿破崙亦不能敵，拿破崙大喜俾士麥所言，決守局外中立，中止出兵，蓋彼之胸中，以爲普敗於奧，其勢當不能敵法，以法之軍隊，亦易佔領來因上流之地，普勝，則普既以其地許法，法國當然坐享報酬，無論普國勝負，於法均屬有利，况既知勝算在普，法可不費一兵，佔有目的之地，在拿破崙，實以爲天下妙事，無逾此者，彼一見俾士麥來書大喜，固亦事之當然，乃普既破奧，拿破崙遣使至普，請求分離來因上流之地，俾士麥傲然謂其使者曰：「貴國欲取其地，則請任意取之，吾不敢從貴國之命。」拿破崙聞之，憤火中燒，莫可如何，而怨恨普國之心，遂從此深刻於拿破崙之胸中矣，此又法國對普交戰之第一原因也。

其次，則拿破崙即位以來，大敗歐洲諸國，其勢力爲各國之冠，法國國運，隆盛將達極點，不意國民對於拿破崙之政治，漸生倦意，倡言自由，共和之論，漸漸盛囂塵上，騷擾擾擾，勢非激起革命不止，於是，

拿破崙欲使人民鬱結之氣，向外發洩，以杜內亂，乃借盧森堡問題，向普挑戰，此又法國與普干戈相見之第二原因也，今西班牙之王位問題，不過提早兩國開戰之機會耳。

普法之戰，自表面觀之，法國似爲主動，其實，法國不過妬忌普國漸次勃興，欲抑制普國，同時，欲使本國激昂之民心，向外發洩，故法與普戰，自始卽爲孤注一擲，居於最危險之地位，所謂不勝於外，則敗於內，胸中固無必勝之成算也，反之，普國則自始抱主動的主義，斷行兵制之改革，力謀兵備之完整，又復與俄締盟，定政略，積謀謨，蓄精銳者久之，至此，所有一切，一時齊發，其勢恰如雷擊電掣，不容一刻猶豫，故未戰之先，勝敗已決。

戰前之普法兩國

兩國分裂之報，竟於十五日，飛呈葉姆斯避暑中之普王威廉，威廉接飛報後，卽由葉姆斯起程回柏林，過先王腓特烈之第二城，而將入王宮之際，市民熱烈歡呼，以迎王駕，王自車上，對此等民衆，一一答禮，徐入王宮，王子腓特烈查理士以下，大宰相俾士麥參謀總長毛奇等恭迎，卽於其夜，召開御前會議，翌日，發表勅令，同時，卽開始準備出兵。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亦於巴黎郊外之森庫羅，召集羣臣，密議戰事，結果，遂於十四日，由首相古拉猛在國會中，發表法帝拿破崙之宣戰勅諭，同時，國會命令準備出兵，可決陸軍費五億佛郎，海軍費一千六百萬佛郎，國會議員，一同晉謁拿破崙，感謝其因爲維持法國國威，對普所採之行動，法國人民，知普法開戰，爲期不遠，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舉趾高而心不固，意氣揚揚，迥異常態，高唱藝術之詩人，又復詠唱戰

歌，以助工作職工之興趣，市中燈火，輝煌如畫，茶樓酒館，三五羣集，酣歌狂飲，旁若無人，街市之上，結隊遊行有之，高唱詩歌，得意揚揚者有之，奏樂跳舞，不勝欣喜者，亦莫不有之，囂囂擾擾，舉國騷然。

一方面，普王威廉一世回柏林，柏林人民，即環立宮門之前，高唱德意志國歌，示其必勝之意氣，各地人民，更派代表至柏林，上書普王，大示全體國民之意氣，表明協力一致，以對外敵法國之決心，至此，威廉一世，遂於十九日，亦公布宣戰之詔勅。

當是時也，法普兩國，互相訐罵，各各以書飛遞歐洲諸國，宣傳敵人之罪，其中令歐人耳目爲之驚動者，普相俾士麥所謂一八六六年法國公使對普國政府提示之秘密條約草案之公布是也，該約草案之主旨，即所謂：「法國不阻礙普國統一德意志，同時，普國對於法之併吞比利時，亦不表示異議，」是也。俾士麥既發表此項草案，同時，又謂法國政府提倡此種條約，實非出於法國政府之真意，爲確證此項草案起見，更將當時法國公使白勒德齊親筆所書之草案攝影，送致各國政府，當時，白勒德齊力加辯駁，曾於其月二十九日巴黎印行之官報上，發表聲明，謂：「將比利時併吞於法之計畫，余敢言並非出自拿破崙帝之本心，實爲普國政府所勸誘，右列條約草案，實際，亦不過當時依照俾士麥所口授者，而筆之於書耳。」

當時，英國政府，爲謀歐洲和平，向普提議調停，普竟以在法國尙未首先承諾以前，不能同意爲辭，無意採納，同時，羅馬教皇皮由斯，親函普王，諭以調停之議，普王亦不聽從，普國望戰之心，恰如積水潰裂，任何勸告，終屬無效，於是，歐洲諸國，亦莫可如何，惟有一任普法之意志，而公告局外之中立，其中，

荷蘭比利時瑞士等三國，雖以地域上之關係，成爲兩國交戰之場所，亦在國境配備兵備，斷然嚴守中立。

如是，兩國皆排斥一切外來干涉，着着整其戰備，普王下令出兵，同時，發布防備要塞之命，令先防備沿來因河而位於國境內之要塞，所防備者，邁恩茲柯布楞茲却隆及威色爾等，其次，則在來因河上流而位於國境上之要塞古爾也爾斯海姆以下拉斯塔夫特要塞等，亦皆固其武備焉。

一方面，拿破崙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甫下出兵之令，翌日，法國軍隊，即向國境進兵，當時，法軍之所以不能以柏林爲作戰之目標者，蓋以一八七〇年以前之柏林，不過北德聯邦之一首府，並非全德意志之首都故也。

因此，拿破崙之目的，在即時進軍，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以遮斷其與北德之聯絡，而使巴威利亞、瓦敦堡、巴登、黑森四國，立於局外中立之地位，或附和法國。

當時，拿破崙以爲以三十萬大軍，迅速侵入南德，截斷南北德意志，使南德之兵力，合併於法軍，則法軍勢力，即可優於北德之軍隊，更以丹麥奧地利二國，前與普戰，皆遭慘敗，勢必助法，以圖報仇，故拿破崙欲令法軍之一部隊，在丹麥上陸，以衝其背，即其後欲令守備次爾斯之一師在丹麥上陸之計畫是也，此外，拿破崙在意大利建國之際，曾予援助，意之得力於法，不爲不大，故當時拿破崙見意大利對普，亦無好感，料意當然助法一臂之力，以爲丹麥意大利奧地利諸國之軍隊，必皆助法以戰普，不意結果適與拿破崙之豫想相反，甚至南北德意志之兵力，猶且不能分割，天下事每每出乎意外，豈盡人力所能致哉。

當時，拿破崙欲利用全國所有之鐵道，以運輸軍隊，依據鐵道線路敷布之形狀，選定兩處爲軍隊之集合

點，一爲斯特拉斯堡，一爲美茲，美茲附近之洛托林梗，有三條路線，由法國北部貫通其間，斯特拉斯堡，亦有一條路線，由法國南部通之，其中通洛托林梗方面之第一線，向齊翁比爾方面而行，第二線達美茲，第三線向南西而去，通亞爾薩斯方面之第四線，則達斯特拉斯堡，此線爲由法國南部連絡亞爾薩斯之路線，在法國南部及亞爾薩利之法國軍隊，則利用此鐵道，以集合於斯特拉斯堡，其中大部分，則集合於洛托林梗，除以上在國界集合之軍隊外，更令一部分之軍隊，集合沙龍，即拿破崙之計畫，擬以十萬兵集合斯特拉斯堡，十五萬兵集合美茲附近，其餘之五萬軍隊，則作豫備隊，集合於沙龍，而在美茲及斯特拉斯堡集合之軍隊，則合併於斯特拉斯堡北方，在卡爾斯盧埃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乘北德援兵未到以前，擊破南德全軍，而集合沙龍之五萬豫備隊，則跟隨本軍，向東北前進，一面監視北德，一面掩護侵入南德之本軍左側，拿破崙此種策戰計畫，固屬周到，無如在實戰上，則大相懸殊，竟成畫餅。

一方面，普國之作戰計畫，一八六八年，已由毛奇元帥擬呈普王，此次作戰，即依照計畫而行，當時普軍之作戰計畫，大別爲二，即一則僅以北德之軍隊作戰，一則舉南、北、德意志之全軍以當法是也，毛奇亦作兩種之計畫，其作戰計畫之要旨，在追求敵之主力，不論何處，一與敵之主力相遇，即決行攻擊，同時，毛奇對於非依此種計畫之主義，結局不能獲勝一點，又復使德意志之軍隊，充分領會。

德意志軍隊作戰計畫之主戰既定，其次，則爲德意志軍隊之集合點，僅以南德之軍隊防護南德，則以來因河爲防禦線，最爲適當，蓋來因河右岸，有休瓦查爾德山脈，敵軍侵入南德，非越過該山脈不可，故軍隊集合於山脈背後，以防法軍，最爲適當也，其次，僅以北德之軍隊，防護北德，則以憑藉下來因河防禦法軍

爲得計，蓋下來因河，不特對於柏林爲適當之防禦地，且其間雖有多數大河，而以來因河之位置距敵最近故也。

將近開戰之前，威廉一世召集德意志之諸侯及代表於柏林，會議作戰計畫，毛奇在會議席上，謂南德之軍隊曰：若南德軍隊，在休瓦查爾德山防禦法軍，則無論地形如何，北德軍隊，決不能即時赴援」云。拿破崙之所以欲首先侵入南德遮斷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者，亦有鑒於此也，毛奇又謂：「德意志軍隊，若集合凡爾茲，則巴黎必陷於危，法國軍隊，必不棄巴黎而侵入德意志矣」。蓋凡爾茲離柏林雖然甚遠，而距巴黎則近故也，德意志軍隊決採此策後，毛奇遂併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而集合之於凡爾茲，即來因河與其支流摩塞爾河之間，毛奇又以爲法軍決不以主力，取道海上，來襲德意志之北海岸，亦決不由美茲，向東北進入德意志。故推測首先與法軍相遇之地點爲巴塞爾與盧森堡一帶。

普法戰况

最初，拿破崙擬由美茲，經薩爾布留肯前進，嗣以法軍軍長奏稱，到底不能由該地進行，拿破崙遂從其言，中止一切進行，及八月二日，法之第二軍，畢竟向薩爾布留肯開始進兵，第三軍亦向佛約爾庫林梗，派出偵察隊，第四軍亦向薩爾雷派出偵察隊，而第五軍則派偵察隊至薩爾克敏德以外之地，極力偵察敵軍之動靜。

一方面，德意志軍不過配置少數部隊於薩爾河畔，配置騎兵一團於茲歪布留肯，步兵一營，騎兵三連，於薩爾布留肯，又於佛約爾庫林梗配置步兵一營與騎兵一連而外，不過在遠隔波雷後方之地，配置若干騎兵

連而已。

於是，法軍乃向薩爾布留肯之德意志步兵一營，騎兵三連，開始攻擊，拿破崙亦與王子同在攻擊軍中，法將伏羅沙爾午前進至薩爾大戰，普軍亦對之大事砲擊，激戰數小時，普軍以寡不敵衆，遂向拉休凡爾退却，法軍追至薩爾布留肯之橋邊，不敢窮追，普軍遂得連同負傷者一併統率向規亨巴斯退去。

此外，法國第三軍之偵察隊，則向佛約爾庫林克進軍，向該地之普軍，開始攻擊，第四、第五兩軍之偵察隊，則未與普軍遭遇，無功而還，不過法國軍隊，二日夜，已攻略薩爾布留肯，先占最初之勝利，只以何時受普軍逆襲，殊難預料，五日夜間以前，依然配置與從前同樣之兵力，以任守備。

果然，普軍竟下行軍令，以第三軍攻擊法軍，此至森堡之激戰，實普法最初之大戰也，當時，普國王子之企圖，在略取至森堡與洛特爾堡，故以普之第四軍，立於第一線，向洛特爾進兵，其他之一軍，位置於第二線，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則担任略取至森堡之任務，其第二軍之殘部，四日午前四時，向鄂特爾巴哈行進，守備第四師之背後，在鄂特爾巴哈露營，此外，第五軍則向卡朴斯至黑爾前進，以前衛鄂庫灰塞爾與桑特別列米，向洛特爾推進，巴登瓦敦堡之混成軍，則向桑達堡張布陣營，以爲佔領該地之準備。

一方面，與此等普軍對抗之法軍，則由法將馬庫莽總指揮，配置步兵一師，騎兵一旅於至森堡，以法國將官資衛任指揮，此等駐紮至森堡之法國軍隊，完全陷於孤立狀態，不能得到其他軍隊之應援，該師以所轄之營，守備該地，無如該地市街，雖有城壕、城壁、以及易於撤去之橋梁，但不能以大砲砲擊敵軍。

四日晨，普軍開始進兵，當時，因前夜以來，大雨滂沱，道路溼泥，森林中尤甚，諸兵大感困難，是日

微雨不止，氣候大涼，海葉爾之第四師，由本道前進，到達歪森堡後，午前九時，即首先開戰於休歪梗，砲隊即進至該地南方，向歪森堡開始猛攻。

先是，據法將傅輔向馬庫莽上將報告，以普軍專集合於凡爾茲，決率該部，由亞爾薩斯、向比茲齊進兵，此要不外集中力量，以當普軍之意也。

是日午前五時半，法軍之一支隊，奉命出發偵察敵情，亦無所得，法軍據其報稱，不見敵蹤，大爲安心，迨將早餐，砲聲轟然一響，衆皆大驚，當即着手準備戰鬥，此巴威利亞之砲兵連，在休歪梗之南方高地，佔領陣地，向歪森堡，開始砲擊也。

法將資衛、即命拍隆、率第一亞爾塞利兵團，及砲兵第一連，佔領市街東南之車站，更率其他之步兵旅及蜂巢砲加農砲兵各一連，佔領休羅斯與皆斯白爾錫之高地。

一方面，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在休歪梗開始砲擊後，中途察知獨力佔領之不可能，遂在休歪梗東方之高地，佔領陣地，以待第五軍之到來，一方面，配置於白爾令波隆之支隊，則經波奔塔爾、向歪森堡進兵，由兩方面，夾攻歪森堡，此欲分第五軍前衛爲二隊，使其經洛特爾前進故也。

一方面，第十軍，午前八時半，位置於洛特爾巴巴謬勒之近傍，派其前衛至休來塔爾、及歪森堡方向，砲聲頻發，即向該方面進兵，除留一小部隊之兵於休來塔爾、警備該地外，本隊前進，在鄂庫灰塞爾、與第五軍會合，於是，更與該軍計畫作戰，結果決經尼德瓦爾，突擊法軍右翼，時爲午前十時三十分，先鋒連已達沙托佐姆，開始射擊，是時，經桑特托列米前進中之第五軍部隊，亦向該地車站，開始攻擊，該軍軍長，

則命本隊先頭之一旅，佔領亞屯斯達特之陣地。

第五及第十一兩軍之前衛既開戰，於是，巴威利亞之第四師亦前進，一舉開始攻擊歪森堡，不易略取，反之，第五軍之前衛，則經亞屯斯達特，更行前進，略取車站，此外，第十一軍之先頭，向皆斯白爾錫城推進，第五軍之本隊，更經亞屯斯達特進兵，大加攻擊，法軍三面受敵，大陷苦戰。

法將資衛，十時左右，視察戰況歸來，即擬退却，惟向南退却，頗為困難，尤其是右翼，非以非常之力當之不可。於是，將官白爾錫，因令亞爾塞利散兵團之第六營，由郎多門退至車站，竟至陷於非應援散兵線不可之困境，雖遵師長之命，徐徐着手退却之準備，無如普軍砲擊頻頻，即退却亦不易實施矣，適派赴師長處求援之參謀歸來，據報豈特援兵無望，師長且中流彈陣亡，法將大為失望。

一方面，普軍於法軍略取車站之際，更行前進，四面夾攻法國駐屯歪森堡之守備隊，該隊大與普軍肉搏，結局不敵，至午後一時三十分，普軍一舉總攻，逼近城門，擊破門柱，守備隊五百餘人，遂降於普軍，皆斯白爾錫城之戰，殆亦同解決，蓋普軍在皆斯白爾錫之苦戰，亦與歪森堡之戰無異，死傷續出，其數甚夥，法軍砲擊猛烈，壁壘堅固，普軍實莫可如何，不易佔領，於是，普軍乃組織決死隊，以大砲適至法軍陣地近處，開始砲擊，到底是決死之德意志砲手，其勢猛烈，敵莫敢當，法軍雖盡力奮戰，無如援兵無望，彈丸漸盡，至午後二時，遂投降普軍。

法將馬庫拜，接到此次戰敗之報，即決定舉全部軍隊，集合於來錫斯霍亨，四日夕刻，該軍佔領陣地於威爾特，在該地集合敗兵，如是，普法最初之激戰，可惜法軍竟告敗北矣。

於是，法軍大本營，決定守戰，令鄂黑耶爾薩斯之第七軍及第五軍，隸屬馬庫莽之麾下，更以巴振率第二、第三、第四各軍，担任防守，以近衛軍及布陣於沙龍近傍之第六軍與預備騎兵等，歸法帝拿破崙統轄。

一方面，普軍大本營中，因普國王子，未充分明瞭馬庫莽軍隊之配置法，擬向西南取正面之方向前進，由騎兵師偵察哈基落及來錫斯霍亨方面，巴威利亞之二軍，則向倫巴哈進兵，在普軍之意，本欲於七日夕刻，集合軍隊於右翼，故六日即令第十一軍，向霍休羅前進，而以其前哨，配置於伊斯特方向。

一方面，法軍亦配置諸兵，努力防戰，期無遺憾，六日午前七時，普軍前衛司令，命砲兵一連前進，充任攻擊偵察，更以步兵一連，攻擊威爾特，法軍在威爾特雖無所防戰，但普軍一至該市西方，即為法軍所阻，法軍砲兵四連，突出於該處高地，猛攻普軍，普軍前衛司令，竟至不得已命全軍退却，其時，法軍步兵隊中若干步兵連，更向該普軍之右翼，猛烈襲擊梗斯塔特，大破普軍，其後，法軍步兵隊，又復進攻普軍之後衛部隊，砲擊普軍守備中之布爾休勒，燒其陣地，是時，駐紮倫巴哈之巴威利亞第二軍，因威爾特方向，砲聲頻繁，即令軍隊，向該地前進，其軍隊到時，戰鬥既已告終矣。

當時，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向法軍左翼砲擊，欲大破法軍，只以其地多森林，砲擊殊不自由，未能奏厥膚功，至午前十時左右，戰鬥漸趨激烈，兩軍奮鬥決戰，一進一退，當此之時，第五軍之參謀長，在前衛陣地，與第十師師長，互相決定作戰計畫，為向法軍陣地砲擊起見，決以全砲兵隊，配置各處，更令第五軍整其軍備，待軍長命令一下，即大舉攻擊，時普軍最高司令部，設在卓爾茲，王子欲明悉戰地情況，派參謀將校赴第五軍，今據復命，得知該軍計畫，全軍大舉攻擊，王子即命令第五軍軍長，告以不可攻擊，無如其時

，兩軍戰鬥既酣，第五軍軍長，亦不能無故中止戰鬥，同時，巴威利亞之第二軍，亦奉到同樣之命令，遂遵照命令，暫時退至郎肯卓爾巴哈，繼而更向倫巴哈退却，反之，第五軍則恐敵軍乘機猛襲，遂違背王子之命，向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及駐梗斯塔特之第十一軍求援，時第二軍軍長，因既遵王子之命，中止戰鬥退却，遂以整頓軍隊後赴援復之，至於第十一軍，則正值戰鬥中途，無法赴援。

法軍守備威爾特益力，布陣於該市南方草叢中，努力奮鬥，攻擊普軍，其勢猛烈異常，普軍大爲苦戰，靜待援兵，而援兵亦不易到來。

一方面，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雖已進入與奴怕巴哈相對之森林，但法軍集全力攻擊，破其前衛，遂奉命退至佐耶爾，於是，第十一軍之司令官，乃令所轄之師及該軍之砲兵隊前進，至正午，守備梗斯塔特之高地，由該地向法軍砲擊，卒使法軍中止射擊，至是，普國王子，遂斷然決意親自出馬指揮，命巴威利亞之第一軍，以一師，由第五軍之右翼，攻擊法軍。

一方面，第十一軍攻擊法軍右翼，其前衛之旅，不利退却後，更以第二十二師之一部，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進兵，以其殘部，經鳩爾倫巴哈、向摩斯布隆進兵，以攻法軍右翼。

法軍破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後，更欲進佔梗斯塔特及佐耶爾河之橋梁，其目的卒不能達，當是時也，普之第二十二師，雖與法軍大戰，結局亦陷於苦戰，備嘗辛苦，始得攀登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之高地，守備鄂斯布隆，其後，過鄂斯布隆，更向前面高地，攻擊法軍之際，得第二十一師加入，勢力大振。

法軍屢次由其右翼，反攻普軍，一次，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方面，以其騎兵旅，襲擊由摩斯布隆前

進之普軍，普軍砲擊之位置，非常良好，由該處射擊法軍，法軍騎兵，損失過半，其殘餘之騎兵，與普軍步兵，背道而進，迂回摩斯布隆之後方，欲與其友軍會合，普軍第二十二師之騎兵團，暗中布陣於摩斯布隆之後方，由側面襲擊迂回而來之法軍騎兵，法軍騎兵，不料爲敵所乘，遂遭慘敗，全軍覆沒。

此外，一方面，在先頭前進之數營普軍，則惡戰苦鬥，卒棄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而退却，時，法軍之攻擊戰，猶在普國砲兵射程之內，於是，第二線之數營普軍，乃進而略取尼德茲爾，位置於摩斯布隆之左翼旅，亦向前推進，因之，第二十二師，遂成爲第一線，而援助第五軍之苦戰，第五軍亦大爲得力，向前推進，向威爾特西方法軍守備之山嶺，實施攻擊，卒略取其突出部。

普國第十一軍之步兵，更向亞爾薩斯好森攻擊，其砲兵隊，亦參加猛攻，遂驅逐法軍，略取亞爾薩斯好森。

於是，法軍欲試行最後之突擊，配置數萬預備兵於伏羅休威列爾，更配置騎兵旅於其南方，以此等軍隊，一舉而向亞爾薩斯好森，開始攻擊，結果，騎兵旅大敗而退，其他諸兵，努力奮鬥，亦陷於苦戰，損失士兵甚夥，不過幸得固守其地，未告陷落，當時，法軍右翼，雖然失敗，其左翼及伏羅休威列爾之守兵，則奮戰固守，不易屈服，十二時，巴威利亞之第一師，向該守兵之右翼突擊，瓦敦堡之第一旅，亦於三時至四時之間，加入普之攻擊軍，由四面砲擊伏羅休威列爾，法軍奮鬥力戰，卒以四面受敵，氣窮力絕，乃向來錫斯霍亨退却，巴威利亞之第三師，更向來錫斯霍亨追擊，巴威利亞之第一師，亦由左翼追擊，法軍不能敵，卒敗於普。

此次激戰，普軍俘虜法軍官兵，約五千餘人，略取鷲旗一面，軍旗四面，大砲三十五門，傷亡人數，普軍約一萬餘人，法軍約四千餘人，普軍既勝，王子由戰場電普京柏林，向王后報捷，大為得意。

洛林激戰

法軍自馬庫莽一敗，於亞爾薩斯之伏羅休威列爾，再敗於伏羅茲薩爾與洛林交界之斯皮克隆以後，士氣大沮，法帝拿破崙，變更攻勢主義，令向美茲退却，更欲令其軍隊退至沙龍，至九日，恐法國帝室因此沒落，遂決心中止退却，留第二、第三兩軍及近衛軍於美茲，一任巴振統率，十三日，更以統帥權，讓諸巴振，拿破崙以統帥權讓於巴振後，同時，欲與其大本營一同出發，惟作戰以來，既無一次勝利，欲歸巴黎，又恐人心騷亂，彼亦決心中止回京，駐在美茲，嗣又變更策略，決心再向比烏爾基榮退兵，是時，法軍將由摩塞爾河之右岸，渡至左岸，而波爾尼之大戰，又忽然發生矣。

蓋十四日，法軍將渡摩塞爾河，向耶烏爾基榮退却之際，普之第一軍，出其近傍，而監視之，第二軍在捧湯鍾渡河，第三軍向休爾特河前進，此等普軍，既已佔領巴斯亞爾薩斯及伏洛林之一部，更集合後備兵與戍兵於該地，以圍法軍之諸城。

於是，法軍不得已，亦與普軍大戰，首先集合軍隊於柯隆白之凹地，向東跨薩爾布留肯與薩爾雷之兩道，分其四師爲二線，由古利吉配置迄古比龍，第四軍則在洛利耶爾北方，向桑鳩利安之堡壘退却後，更於美茲北方，渡摩塞爾河，是日夕刻四時左右，也依之陣地，僅有一師人。

一方面，普之第一軍，駐紮尼德河畔，其前哨由薩爾雷道前進，到達列通黑桑伯爾布之港，第七軍亦在

尼德河畔，其前哨由薩爾雷道前進，到達馬爾利附近。

最初普軍之目的，在進攻法軍，法軍一度堅守尼德河之兩線，嗣又漸次放棄此等陣地退却，普軍見狀，僅由第十二師進至亞爾斯拉克勒庫西，大攻法軍，攻略柯隆白之村落，法軍再舉，欲奪回該村，盡全力砲擊，卒不能達到目的，普軍因此不能以右翼之兵，由拉朴郎西耶特推進，第一軍軍長，發兵救援，此項援兵，雖佔領柯隆白之高地，不能更越拉朴郎西耶特山前進，第二師經奴依利前進，於其地與法軍衝突激戰，卒攻略奴依利，此外，右翼之軍，亦向也依進兵，是役，始於午後三時半，至六時，漸告終結，各師之本隊，皆不能救援其前衛，尤其是拉朴郎西耶特方面之軍隊，因之，大為苦戰，雖一度略取該處要地之松林，旋以法軍再舉來攻，大驅普軍，復為法軍佔領，至是日午後十時，又再落於普軍之手，自後普軍逐竭力固守，而普軍砲兵第四連，則向拉朴郎西耶特之高地前進，藉補充隊援助，佔領該處高地而守之，時第一軍側面，大受法軍脅迫，且法軍第四軍軍長，在退却中令該軍向背面回轉，第一軍雖遭敗退，尙在同地守備，旋第一軍又得援兵，令該軍砲兵射擊，入夜未決勝負，兩軍遂收兵休戰。

一方面，普之第七軍軍長，派第十四師及該軍砲兵，赴援第十三師，僅留一旅，作預備隊，第十四師之一旅，向法軍左翼開戰，佔領波爾尼森林之高地，第九旅來援，騎兵師亦參加作戰，於是，大舉合攻，至夕刻，遂併歸基亦略取焉，法軍不得已，棄戰地而退，是役，普軍傷亡，實達五千餘人，而法軍之死傷，則不過三千餘人而已。

法軍十四日，雖向烏耶基榮推進，卒因柯隆白之戰，不能達其目的，十五日薄暮，達威翁威爾之高地，

布陣設營，十六日，拿破崙率領軍隊，由騎兵一旅護衛，赴沙龍之陣地，即駐蹕焉。

普軍漸次乘勢而進，其第一路軍，以第一軍位置於油爾列爾斯爾尼德，更向摩塞爾河畔進兵，十六日午後，第三軍之第十六師，一到亞利，頻聞砲聲，當即參加威翁威爾之戰，同時，第九軍亦至果爾齊耶以一師參戰。

此外，第三軍亦督勵騎兵第六師，於十六日清晨，渡摩塞爾河，向對岸高地進兵，是時，法軍二師，欲逐普軍騎兵二師，猛烈襲擊，適普軍第五師來援，反攻法軍，法軍雖與之大戰，結局不利，普軍遂佔領威翁威爾附近之高地，時法之第二第六兩軍，尙佔領威翁威爾及伏洛依古尼附近之高地，配置其左翼於波依斯、德、威翁威爾，普國第三軍之第六師，欲攻該地法軍，以其左翼，配置於圖隆威爾之叢林中，更以第三軍之砲兵，配置高地，以與法軍對抗，激戰數小時後，卒略威翁威爾，乘勝前進，因之，法國第二軍，大爲苦戰，軍長率兵一旅赴援，途中負傷，師長此次作戰，亦告陣亡，於是，全軍遂向列振威爾退却。

第六軍，一面固守其陣地，一面以其他之一師，向桑克、馬爾色爾進兵，而第三軍，則在第五軍之右翼展開，法將巴振，親臨戰場，力謀救援，竊以爲普軍必由列佐尼威之南方迂回，以斷其與美茲之連絡，因令盧瓦索爾、索爾瓦茲之師，向南推進，又以近衛騎兵一旅及大砲數門，配備於古洛耶洛特與列振威爾之間，該騎兵旋與普軍相遇，激戰之後，士兵馬匹，損失三分之二，法將巴振所指揮之砲門及其他，皆爲普軍所奪，巴振僅以身免。

一方面，法軍由桑庫特、馬爾色爾前進，以當普軍，因此，威翁威爾北方之普國第三軍，不能前進，退

至圖隆威爾之叢林中，法軍猛襲，益陷苦戰，時，第十軍之半旅，遽急來援，力戰奮鬥，固守叢林，但法軍兵力，殆為普軍之三倍，其勢猛烈，普軍大為苦戰，且法軍乘機猛攻，普軍之第三軍，毫無預備兵，僅其所屬第五師之一旅，布陣於圖隆威爾，當即會合該旅，使襲法軍，法軍之第一第二戰列及砲兵線見之，一齊反攻，普軍敗退，是時，普軍步兵，欲侵入伏洛古尼，亦因此不能前進，此外，當時第三軍之右翼，雖有援兵開到，亦遭法軍猛擊，未能如意，結局全軍退却。

是時，普國第十軍之半師，與近衛兵旅，同向桑庫特錫來進兵，正午，到達該地，一時半，接到向馬爾斯拉茲爾前進之命令後，即行出發，所餘第十軍之步兵與砲兵，則獨斷行事，經沙伏來向戰地急行，法軍以縱橫奮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迫之，激戰之後，略取圖隆威爾森林之北部，普軍不得已，退至馬孔威爾，此外，向左翼前進之普軍，將被法軍擊退之際，第二十師，適到圖隆威爾，當即令前衛，進至叢林之中，以援第三軍之右翼，砲兵隊亦急馳而來，在叢林兩側，布置放列，猛襲法軍，法軍亦卒不得前進，兩軍激戰，傷亡數千，結局普軍頹勢，逐漸挽回，漸向叢森北方前進。

此外，是時，普之第十九師，亦經馬爾斯拉茲爾前進，途中不知向北推進之法軍大舉進攻，一意前進，及兩軍相距數百步時，法軍猛烈攻擊，普軍不料為敵所乘，慘敗而退，死傷無算，司令亦告陣亡，法軍乘勝追擊，普軍令砲兵隊停止以抗之，且欲以近衛新騎兵及第一團赴援，旋該團亦損失人馬三分之一以上，卒為法軍所敗。

當此之時，法軍騎兵第二師，依照第四軍軍長之命，向威隆、拉爾、依龍東方之平野，攻擊普軍之側面

，普軍亦以其左翼之預備兵，集合於馬爾斯拉茲爾西方，以援助退却步兵之左翼，於是，兩軍各各有六團之砲騎步兵，正相遇於威隆、茲爾、依龍，時正午後七時也，兩軍皆以猛烈之勢，互相衝突，冒死奮鬥，所謂砲烟蔽天，日月無光，其斯之謂乎，普軍五千餘之騎兵，皆在塵中接戰，結局普軍勝利，其左翼遂得免於危。

一方面，普軍右翼，援兵既到，第十六師，亦已前來，其中三團，欲攻略列鍾威爾南方高地，法軍努力奮戰以防之，不果而退，同樣，法軍欲攻略波依斯桑魁、亞爾烏德林之北線，亦爲普軍所阻，不得達其目的，兩軍互有勝負，入夜猶未停戰，至十時，各地砲聲漸衰，兩軍士卒，依然各各在其陣地對峙，兵不解甲，馬不卸鞍，而夜漸深矣。

十七日清晨，普之第九軍，渡摩塞爾河，向波亞德、威翁威爾之高地出發，第七第八兩軍，十七日，亦向亞爾斯托、末基爾及果爾斯出發，近衛兵則於是夜，布陣於波孟德，第七軍則布陣設營於孟塔威爾與列克威爾之間。

一方面，法軍上將巴振，十七日晨，退至後方，午後，法軍更由列佐多威爾退去，而普軍之大本營，則於前日，移至馬爾斯拉、拖爾，十七日午前五時，普王威廉，親臨戰地，下令令如次：

第二、第五兩軍，列爲梯形，由其左翼前進，第一軍之第八師，與第二軍之右翼聯合，第七軍守備其陣地，且於全軍向右旋回當中，担任警備。

要之，其目的不外因法軍向北迂回，不向沙龍退却，亦未可知，故部署如此，以迫之於美茲也。

至十八日，普之第七軍，由馬爾斯拉、拖爾出發，向末依勒威爾方向進兵，近衛軍亦向董柯爾進兵，第九軍更至烏耶昂威爾，率先對法軍開始攻擊，法軍亦對之猛烈砲擊，攻略第九軍左翼連之陣地，奪去該處普軍之大砲四門，其他二門，普軍備嘗辛苦，曳之退却，其他各連，人馬傷亡亦夥，普軍遂敗。

此外，與第一軍相連之第七第八兩軍，正午開戰，大試砲擊，無如古洛耶洛特高地之法軍，距離殊遠，其間谿谷隔絕，不能接近，徒事砲擊，不生效果，而凶狂之普砲兵，則以百三十門之大砲射擊，其勢極為猛烈，不過普軍砲擊，法軍即中止砲擊，普軍攻擊，則法軍變幻出沒，以攻普軍，普軍大苦，砲擊益形猛烈，砲聲隆隆，山崩地裂，而法軍更無屈服之色，對陣如故。

此際，普國近衛軍及第十二軍之左翼，又復攻擊桑庫特，馬利鄂色勒，法軍以步兵一團，及砲兵一連任守備，至午後三時，普軍竭力突擊猛襲，法軍傷亡雖多，仍頑強固守，普軍乘勢進兵，激戰數小時，卒不得逞，向桑庫特馬利之脊後退去，法軍亦不追擊，退至桑庫特朴利頗之高地，佔領陣地。

當此之時，普國第二軍，到達古洛耶洛特，該軍之到達，實爲此次大戰決定勝負之因素，該軍到達古洛耶洛特，爲午後七時，正夕陽將下，日沒西山之時也，該軍一到，即擬攻擊法軍，無如該地一帶，土地險惡，且薄暮黑暗，不能整頓隊伍，雖集合衆兵，開抵波安德、休爾，而夜色漸暗，彼此莫辨，同志相打，層見迭出，遂中止戰鬥。

一方面，第九軍得近衛第三師應援，又復開戰，當其進攻亞汪威爾之際，第二十五師，亦來增加，進而略取該地西部，惟不能向其前面進兵，當時，近衛軍亦已爲時機已至，不待第七師到達隆庫爾特，即先向桑

庫特、朴利頗，開始攻擊，步兵第四師，由街道之南推進，第一師由街道之北進兵，惟該地一帶，地勢平坦，既無可以爲楯之樹木，亦無可以爲楯之丘岡，因此，普軍傷亡甚夥，即其目的地桑庫特、朴利頗，亦不能攻略焉。

當是時也，第七軍在桑庫特，馬利鄂京佔領陣地，其一隊進至安波爾東方之森林，他之一隊，進至孟圖瓦，近衛砲兵，爲援助陷於苦戰之普軍，以其右翼，布置放列，於步兵攻略之山嶺之一部，大向法軍砲擊，第七軍之砲兵，亦砲擊桑庫特、朴利頗與孟柯爾間之法軍。

於是，法之第六軍軍長，乃令其右翼，退至約孟馬之森林，留後衛於洛柯爾特，因之，法軍之主要地，已移於楊孟特與桑庫特朴利頗之中間矣，至午後七時，普之第十二軍，更以一師，進至孟圖亞，又令他之一師，向安波爾進兵，以攻隆庫爾特，午後八時，兩軍大戰於隆庫爾特，時普之第十二軍及近衛軍，攻擊桑庫特朴利頗，法軍之第六軍，遂向美茲敗退，是時，法軍在由亞馬尼威爾西方至滿西果之間，配置前哨，僅令右翼之兵退却，左翼則在翌日午前三時以前，停止原處，防止普軍追擊，然後徐行退却，於是，普軍拂曉遂得佔領戰場之全地帶，而達到其阻止法軍於美茲之目的焉。

於是，洛林之大激戰，竟成爲近世之大戰，而歸普軍大勝，不過普軍傷亡，實達二萬餘人，而法軍之死傷，則不過半數，法軍逃至美茲後，普軍追擊，包圍美茲，法軍勇敢抵抗，毫不驚惶，其勇敢之行動，即普軍亦不得不驚嘆不置，普王向普京柏林告捷之電文中，亦有次之語句，贊賞法軍勇敢焉。

今日之戰，我兵雖勇，而法兵亦奮戰不屈，雖一步之地，亦乘機以矛攻我，不敢劣於我兵云云。

現在法軍失利，不得已退至美茲，所以至此者，蓋普軍方面，普王、普王子以及其他諸將，皆身居戰場，鼓舞諸軍，故士卒傷亡雖多，士氣甚盛，卒獲大勝，法軍則前日激戰，總督身負重傷，加以不察戰鬥之輕重如何，每每遷延時間，遲到戰場，專注力於左翼，不覺危險反在右翼，此次大戰法軍敗北之原因也，今也，爲時已晚，後悔莫及，法軍失其機會，逃至美茲，爲普軍包圍，外援與糧食之來源，皆被遮斷矣。

師丹與洛亞爾之苦戰

八月二十日，法國以第四軍，編成沙龍軍，人數四萬，步兵五十六營，騎兵二十八連，配砲一百二十門，其他法軍，總計實達一十四萬，惟戰敗之餘，士氣沮喪，大爲不振，而與法軍對抗之普國第三、第四兩軍，則士氣甚盛，就訓練言，就編成言，皆非法軍可比，且普軍總數，實爲二十四萬，其優劣不問可知矣。

至於作戰計畫，普軍則在漸次侵略土地，取得勝利，以亂法軍隊伍，然後乘機攻略巴黎，法軍對之，亦有二策，其一，則移沙龍軍至巴黎，以援城中法軍，而嚴守巴黎，第二，則再取攻勢，即時向北東進兵，侵入比利時與普國第三、第四兩軍之間，法軍之中，上將巴振，固不待言，其他將領，亦皆充分知悉第一爲上策，第二乃冒險，主張採用第一方案，獨身居巴黎者，與軍相距甚遠，特知政府之危急，與攻略上退兵之不利，而於戰事之勝敗，則不介於意，是以沙龍軍之司令官，惑於兩策之可否，不能決定進兵之方向，嗣以美茲來書，報道向西北突進之危險，復遵巴黎政府之嚴命，與陸軍部長之指令，遂斷然決定向也拉資河行進，此實法軍繼續敗北之原因，亦法國之所以顛覆也。

於是，法軍遂撤去沙龍之陣營，經列姆斯，於二十二日夜，斷然向北方進兵，由休資河更向亞圖奴河前

進，二十五日，第七軍到朴吉耶，第一軍到達亞齊基，其他之第五軍，及第十二、第四兩軍，亦回旋向北而進，今也，第七軍已在亞圖奴河右岸朴吉耶之前方，佔領陣地，着手交戰之準備矣。

一方面，普軍至二十五日，第三軍向江畔克進兵，其騎兵過沙龍前進，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及普之第五、第十一兩軍，亦由賈爾孟，經黑爾茲列白利，進入哈爾孟，是時，普王子之本營，在列皮基，撒遜太子之本營，在伏爾利，普王威廉一世之大本營，在巴爾鳩克，普軍得知法之沙龍軍向東北行進，急發新命令，二十六日，第二軍已轉換行進之方向，開始向北方進兵矣。

法將巴振，得悉其前衛軍在朴桑基與普軍小接觸後，知二十七日夜間難於進入美茲，乃向西方退却，更擬退至巴黎，預定翌日（廿八日）開始行動，殊是日夜間，陸軍部長，以巴黎政府之名義，嚴令沙龍軍向美茲進兵，於是，事態又復變化，沙龍軍不得已，向東方推東，全軍遂陷於最危殆之境地矣。

詳言之，即二十八日，法軍分二縱隊，由兩個方向，向苗資河前進，在右方，則第五軍向色奴河撤退後，現在又向白爾德爾推進，將達斯特勒大道，第七軍亦繼之向朴爾鄂亞前進，在左方，則第十二軍向拍沙資前進，第一軍在其後方之色奴河露營，繼而第一縱隊，向斯特勒前進，第二縱隊，向姆鍾前進，而普軍之騎兵，則漸迫法軍右側，出沒於法國第五、第七兩軍之附近。

至是，法軍節度紊亂，徒勞往返，士卒疲憊，軍紀廢弛，輜重與步兵混雜而進，道上人馬車輛，混亂莫名，困憊之狀，不僅一端，加以天氣不佳，退路溼泥，行軍未能如意，且法軍若於斯特勒渡苗資河，則非與普之大軍交戰不可，因此，竟於中途，決意向北推進，避免普軍攻擊，渡苗資，於是，第十二軍，乃於

二十九日，向姆鍾進發，在該處渡苗資河，第一軍，則向洛庫爾前進，擬於翌日在德列爾渡河，此外，第五軍則向波孟前進，第七軍則向白沙進兵，至於第七軍，則以士卒疲憊，不能行進，不得已，遂在鄂吉耶露營。

一方面，普軍二十九日晨，以騎兵六師前進，佔領奴亞爾、布桑西、古郎朴列、朴吉斯朴，明日（三十日），普軍益進，以軍縱隊及師縱隊，向北推進，欲於其地與法軍大戰，一決雌雄焉。

普軍前進，其右翼在苗資河，左翼進至巴爾河之線，即達色奴附近時，其前方遂與法之第五軍相遇，此法國第五軍，原任本軍後衛，掩護他軍渡過苗資河右岸，只為恢復前日以來之疲勞，對其任務，非午後不能着手，乃十二時左右，普之第四軍，以第十二軍為右翼援兵，以第一軍留置兩翼，突然向法軍陣地，開始攻擊，法兵大驚，即整戰備，鼓勇奮鬥，卒不能支，由波孟附近之第一陣地，退至姆鍾前方高地之第二陣地，於是，作對陣之準備，固守該地，猛擊普軍，午後六時，會普國三軍聯合，一舉襲擊，法軍遂決定退却，時法之第十二軍，欲援助將由苗資河右岸退却之法軍，未果，其胸甲騎兵欲決死掩護姆鍾之架橋，亦不果，因之，法軍完全崩潰，遂向河之右岸退却，是役，法軍死亡，一千八百餘人，被俘虜者，實達三千之多，普軍死傷，亦達三千餘人。

是時，法之第七軍，慎重北進，途中，雖為普國第五軍脅迫，大感困難，卒能渡苗資河，而達師丹，又是時，法之第十二軍，則在苗資河右岸姆鍾之高地，應援第五軍退却，第一軍，則與輜重兵師，一一同前進，到達卡利南，時拿破崙適在兩軍中央之拜白爾田莊中，夕刻，接到戰報後，更傳令各軍向師丹退却，於是

，法軍遂決定集中師丹，而中止向美茲進兵之計畫。

三十一日，法之第七軍，集合師丹，前臨伏洛安之谿谷，在師丹西方，佔領陣地，第五軍，到夜半行軍，布陣營於城壘之下。

師丹爲法之第二要塞，若軍需品缺乏，在此城全然孤立，不能制普軍之死命，故在法軍方面，師丹最爲重要，乃法國各軍，因飢餓疲憊，長途行軍，加以前日敗北之故，軍紀廢弛，士氣沮喪，不能鼓勇進取，徒於其地布陣設營，選擇要害容身，不遑派出騎兵，偵察敵情，法軍之參謀，雖知普軍接近其陣地，而不料普軍來襲，且誤信巴黎傳來之情報，推測普兵人數，不過七萬左右，依此標準，以整戰備，此外，法軍參謀，對於伏列斯諾亞及伏里斯之橋梁，雖已實行破壞，而巴則利及通色利之橋梁，則明知大爲普軍利用，而不能破壞之。

如是，法軍正在師丹周圍集合之際，普軍已向北方進兵，大佔其陣地，三十一日夕刻，兩軍隔苗資河畔，互相對峙，九月一日，即開始交兵，是日之戰場，分東西兩部，東部跨於薩利南之道上，西部跨於乜吉爾之道上，兩者之地勢，成三角形，依利之丘阜，居其角頂，吉洪之谷及伏洛安之谿谷，爲其兩脚，而南方之苗資河，則貫通其間，流向師丹要塞，參與是役之人數，普軍爲二十二萬，法軍計十一萬餘，較諸最初向師丹進發之時，其數大減。

兩軍戰備既熟，九月一日午前四時半，戰鬥遂告開始，兩軍竭盡死力，奮戰十餘小時，雙方皆有勝負，互不相下，但結局，法軍因邇來作戰敗北，士氣既已大爲沮喪，現在行軍數日，士卒又復不勝疲勞，加以苦

於飢餓，難敵二十餘萬之普軍，至午後二時，完全被普軍包圍，竟至無由退却，強健之普國砲兵，四面向法軍集中砲擊，其勢極為猛烈，恰如奔潮怒濤，非疲憊法軍所能當，乃法軍騎兵，亦不亞於普軍，猛健慍悍，誓死奮戰，努力守備其本陣，此項騎兵，集合於伏洛安之上方，向普之第十一軍及第五軍猛進，地形不利，亦不介意，屢屢襲擊普軍陣地，大奪普軍勢力，無如大廈將傾，一木難支，今也，將為普國大軍所粉粹之法軍，僅僅騎兵隊之活動，豈可得而支持哉，至午後三時，法軍四面皆敵，敗於師丹，砲兵既完全喪失其砲擊力，殘敗士卒，又包圍於普軍火力圈中，混亂達於極點，狼狽莫可名狀，而普軍之彈丸，又如驟雨飛來，傾注慘敗陣中，法軍是時，已陷於全軍覆沒之狀態，乃法將猶集合殘兵，欲向卡利南衝開血路而逃，結局，不能達到目的，且又陷於不能退回陣中之苦境焉，

當時，拿破崙接到師丹慘敗之報，知大勢已去，悄然嘆息，召集羣臣議降，在席上謂諸臣曰：「朕不願以一身禍全城，不願以一人，害兆民。」同日下午五時，即遣士官一人，至普軍本營，傳達投降之意，於是普軍始知拿破崙在軍中，大喜，不禁歡呼：「大勝矣，法帝拿破崙今在吾人之手中矣。」當時，拿破崙以親筆函，令一士官致普帝威廉一世，函中有：

「寡人不佞，不能死於三軍之前，願以劍置大王足下，敢布腹心。」等語，於是普王威廉，乃集羣臣，出示拿破崙之親筆函，與王子、俾士麥、龍將軍等，共同討論後，覆書拿破崙如下：

嗚呼，皇天降禍，使寡人與帝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干戈，帝之所言，敢不聽命，唯望遣使前來，同樣可立商約，專此奉復，不盡區區。

於是，拿破崙再集諸將，出示威廉來書，洩露乞降之意，諸將聞之，無不驚愕，如衛彭將軍者，尤爲慨然太息，竟謂：「吾人甯死於義耳，豈能甘心降敵耶？」言已，憤然退席，士兵之中，亦義憤填膺，大呼：「願以一死，奉獻我君。」拿破崙雖大受反對，斷然不變初衷，遣衛彭爲使，馳赴普軍本營，普軍將領，洞悉其意，力飾軍容，表示堂堂普軍之威風，先令衛彭驚嘆不置，及會見，又出示師丹之畫圖，指示普軍之方略，而謂衛彭曰：「師丹城危，實如累卵，將軍尙未知耶，今將軍爲國死守，忠也，然古之明哲，皆先保其身，以圖後效，此非僅爲己，實爲國耳，今以將軍之才，而不出此，可爲將軍惜也。」衛彭歸，報告於拿破崙，且附言曰：「望將小臣之名，亦記入降書之中。」於是，拿破崙之議，遂告決定矣。

二日，拿破崙親至董雪利之普軍本營，訪俾士麥，俾士麥尙在睡夢中，聞法帝來訪，蹶起厚禮，見拿破崙，卽握其手曰：「見帝如見萬物之主。」旋與拿破崙並肩而行，入一民房，此情此景，不分敵我，見者莫不下淚，及入屋中，室內全部，鐵工器具，散亂狼籍，毫無間隙，加以塵埃堆積，蛛絲滿布，無異藏垢納污之所，於是，拿破崙復出門外，坐於石上，俾士麥以粗糙椅子進，彼亦坐於法帝之左，其他隨員，皆列坐近傍草上，旋俾士麥以感慨無量之口吻，謂法帝曰：「兩國從此議和罷兵何如？」拿破崙對曰：「非也，議降者，僅師丹一城耳，今我大權旁落，無所措手，外則不能使巴振來歸，內則不能代法京人民立約，若兩國議和，則尙有法后在，今日我之所以來者，蓋欲會見普王，一決此等事耳。」俾士麥聞之，復謂法帝曰：「如是，則先訂獻城之約，而後見王，亦不爲晚。」於是，法軍以師丹城交付普軍，成立盟約，同時，威廉與拿破崙會見，結果，拿破崙決移住墨西哥之威爾倫斯霍城，翌晨，拿破崙卽由衛兵護衛，移至該城，於是，師

丹之大戰，亦屬法軍大敗，而且戰後，法國喪失帝王拿破崙，同時，法蘭西帝國，亦被推倒矣，當時，拿破崙降敵之報，一度傳至巴黎，全體人民，激怒達於極點，九月四日，激烈之共和黨員，相率闖入國會，於入口處，高呼共和政治，秩序大爲混亂，議員即迫政府，廢除帝政，改建共和，以涂樂行爲內閣總理，由其他共和黨員，組織內閣，新政府成立，即與普軍議和，嗣以普相俾士麥，要求大割土地之外，又復要求賠償軍費，於是，和議再告破裂，決定繼續戰爭。

當時，法國共和黨內閣，在美茲則僅以一部分守兵，牽制普軍，而專以全力，傾注於巴黎，爲防禦巴黎起見，各州皆汲汲於編成共力新軍，以担当巴黎之防備，於是，普法戰爭中，最後之巴黎激戰，從此揭幕矣。

巴黎戰

巴黎在開戰之初，即爲普軍之目標，而巴黎之防禦，則爲法蘭西全國防禦之中心，法國大盡厥力，以守京城，且汲汲於貯蓄軍實，利用鐵道、河川、食糧，固不待言，其他之軍需品，亦銳意聚積，更輸入牛三萬頭，羊三十萬頭，一方面，又復破壞道路，爆破橋梁，竭力充實城壘之防禦，新築堡壘，大加防備。

九月二日，法帝拿破崙，在師丹戰敗，降於普軍後，普軍乘戰勝之勢，分兩路進攻巴黎，普王子所部，經由馬爾奴河與色奴河之間，由東方向巴黎進兵，其他各軍，亦由各路進迫巴黎，人數計步兵十二萬五千餘，騎兵二萬五千，大砲六百三十二門之外，駐屯師丹之兩軍，亦來襲焉。

十六日，此等普軍漸次接近巴黎城下，十七日起，着手包圍巴黎，先由苗資軍以其三軍之兵，包圍色奴

河右岸，第四軍包圍布吉巴爾至桑德尼，親衛兵則自桑德尼至朋吉之森林，配置諸兵，自朋吉森林至馬爾奴河之間，則由第十二軍担任守備，於是，巴黎盡在包圍之中矣，此外，瓦敦堡之師，更據色奴河與馬爾奴河之間，包圍相鄰義至華吉桑列塞爾，第三軍，在威列尼窩桑塞爾休架設一橋，渡色奴河，進兵河之左岸，第六軍，布陣於色奴河與比耶布爾河之間，其他第四、第五軍等，亦各各聯絡，包圍巴黎。

當普軍包圍之際，法國第十三軍之偵察隊，向華吉桑列塞爾前進中，忽與普國第五軍之一支隊衝突，於是，巴黎戰最初之接火，遂開始於布列磅奴之林中矣，是役也，未至大戰，法軍退却，十九日，普國第五軍，達比耶布爾及帕列索，其前哨早已佔領拍齊比色托爾，而與法國第十四軍之前哨相對峙矣，於是，法國第十四軍，乃在沙齊龍高之地，佔領陣地，十九日，普之第五軍，再向葉賽進兵，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候於其後，此時，法之第十四軍，擬在比耶布爾河之方向，攻擊普軍，其左翼布陣於巴溝之凸角堡及沙齊龍之角面堡，右翼則由木董進出，向普國第五軍之前進攻擊，其勢極為猛烈，普軍死傷頻出，旋第五軍之第九師爲左翼，第十師任右翼，向法軍猛進突擊，卒拒法軍，而佔領朴列西比克，因之，法軍隊伍忽亂，向巴黎郭門潰走，其餘波達於郭門之內，法之第十四軍，不得已，竟棄沙齊龍之高地而退。

經此二戰後，巴黎軍恐普軍攻擊，防備益形堅固，普軍則不敢攻擊，惟以萬全之策，陷巴黎於重圍之中，欲藉飢餓，以降法軍，因之包圍巴黎，益加嚴密。

巴黎被圍之初，數日之間，法軍銳意盡力，完成防禦之手段，普軍亦建營舍，築野堡，銳意盡力守備其圍繞線，法軍守城之兵，則清掃城之周圍，以便通視敵軍，設置遮障，以橫斷村落之入口，於村舍穿鑿射眼

，以資防禦，更樹鹿柴，設澀水，不忘防禦之準備，一方面，普軍復於高處，設置砲台，以爲砲擊城中之準備，兩軍對於攻防戰備，既銳意盡力，又復各派偵察隊，努力監視敵軍之動靜焉。

今也，法軍以防備全部完成，二十三日，第十三軍之一師，進迫普軍，攻擊木林沙克、威爾鳩府、和提、布留耶爾，卒收復之，因此得勢之第十三軍，更大鼓士氣，向本郭之外方及諸寨之前面進兵，第十四軍，亦由巴黎府內突進，向西方之相奴比利爾半島及奴依利大道前進，而布陣焉，如是，至三十日，第十三軍，更向南方進攻，欲破壞夏列之橋梁，其第三旅，於諸寨射擊大砲之中，向前推進，大爲奮戰，嗣以普軍抵抗，傷亡甚夥，及將敗北，而援兵來助，於是，兩軍戰鬥，益趨激烈，交戰數小時之久，法軍卒以衆寡不敵，宣告退却。

厥後，越數日，法之第十三軍，復欲向沙齊龍之高地，開始大攻擊，先以諸兵分爲三縱隊前進，戰端首先由砲兵之砲火開始，時右翼縱隊之一隊，向庫拉馬爾前進，因該地防禦薄弱，旋即侵入，左翼縱隊，未幾，亦略取巴鳩，中央縱隊，亦奪取沙齊龍，到達該地之寺院，惟該寺院，設有堅固之遮障，不能越之而進，當此之時，普軍之大縱隊，由各各面，一舉突進而來，兩軍接戰，殊爲激烈，法軍結局，不利而退。

兩軍在一勝一敗，不分勝負之中，十月亦告終了，至十一月八日，法軍爲欲轟擊普軍，解除包圍計，編成三軍，第一軍，以後備兵之戰鬥營編成，營數八十，全部兵員，十三萬人，第二軍，以正兵及後備兵數團編成，兵數十萬，第三軍，係以少數正兵加入後備兵，編爲六師，兵數七萬，以此三十萬大軍，首先經白遜前進，欲向桑諾亞半島，開始大攻擊，因於各處，架橋梁，設砲台，集合軍隊於相威利爾半島，以該半島爲

策源地，當時，法將之所以認爲由該方向開始攻擊，容易擊破普軍者，蓋以普軍特有天然之障礙，備兵甚少故也，法軍所以欲攻桑諾亞半島者，蓋以爲該半島、地臨咽喉，在桑吉尼與馬爾也之間，有堅固之陣地，攻略該半島，則由此可以向魯安方向前進，轉瞬即可到達安德爾河故也，至十四日，據通信鴿之通信，得知庫爾雪之戰，已獲勝利，於是，法軍士氣大振，先知羅亞爾軍計畫向北策動，以救巴黎，乃欲以此大軍向巴黎推進，大逐巴黎之普軍，於是遂變更從前向西北使用之戰略，將其戰具與軍隊，向南方及東方輸送焉。

於是，法將決在色奴河與馬爾奴河之間，以軍隊向庫隆米耶方向推進，攻擊位於相鄙義上方之高地，因以其左翼置於河布隆之高地，以其右翼，托諸馬爾奴河彎部之砲台，從此前進，但由此方向攻擊，不得不架橋渡河，索普軍於各寨大砲之射程外，而擊之於園宅村落毗連榆比之高地上，若由威爾鳩府之高地進兵，向南攻擊，則無庸渡河越嶺，且可藉各寨大砲之射擊，以爲蔽護，故向南推進，以遮斷普軍通路，亦可與法羅亞爾軍相會也。

法軍既決定由東突擊，乃先佔領河布隆之高地，在該處集合多數之砲兵，更準備砲擊馬爾奴之河流，及威利爾之坡路，以突包圍，且決定二十九日，實施攻擊焉。

一方面，普軍方面，則瓦敦堡之一師，防禦法軍所欲砲擊之方向，該師兵數，約一萬五千，編成三旅，普軍之參謀，預料法軍必攻，頗欲先發制人，三十日，以第十二軍之一師，跨馬爾奴河，布陣於色奴，第六軍之一旅，布陣於威列柳布桑學爾鳩、巨色奴河一帶，更由第二軍，整其戰備，以援助瓦敦堡之一師。

當時法軍，事前以爲依照預定計畫，二十九日，一齊開始攻擊，則普軍援兵縱來，亦必遲誤時機，殊二

十九日，馬爾奴河，水量激增，法軍不能架設預定之橋梁，乃將攻擊方法，延期至三十日，即令各軍遵照，不幸此項命令，歷時甚久，始達色奴河左岸之法軍，色奴河左岸之法軍，決定向學阿吉實施攻擊，其攻擊軍，已於二十九日清晨，由該方面進攻，奪取哈伊北部及噶爾鄂布府時，奉到退兵之命令，倉卒之間，不得已，竟至士兵九百餘人，徒告損失而後退却。

於是，明日，法軍由各寨激發大砲之後，即入交戰狀態，其間，曾向包圍軍之數處，實行攻擊，即第一軍，由覺安、威爾，向相鄙義、庫伊利攻擊，第二軍，在諾相橋，渡馬爾奴河，向威利爾進兵，第三軍，更向諾阿吉渡河，由背面，攻擊威利爾，法軍一舉略取相鄙義，佔領陵脈上，普軍因此，退至威利爾及庫依利，奮死力與法軍對戰，是時，法之第三軍，若依照其預定之行動進兵，則奪取威利爾，殆如反掌，無如，該軍到時，三時已過，從新攻擊威利爾，卒為普軍擊退，激戰甚久，未決勝負，而夕陽已沒，法軍乃守相鄙義及陵脈，普軍則守威利爾以對戰。

翌日（十二月一日），兩軍不期然而然，休止戰鬥，法軍埋葬死者，整理諸軍，普軍亦分其新隊，以援瓦敦堡之兵，至二日晨，普軍以步兵八十營，向法軍前方推進，採取攻勢之態度，於是，法軍遂由其前面，開始攻擊，法軍之左翼，其勢殊極猛烈，善戰而守其地，右翼則以前哨兵備不足，為普軍所破，一度退却，未幾，整頓隊伍，又復其失地，惟法軍傷亡過多，尤其是塞威凜烈，被服粗惡，全軍大苦，傷亡實達一萬餘人。

法軍激戰後，閱數日，兵備漸次恢復，二十一日，又決定擊破包圍線，東方唯向威爾布拉爾及麥鍾、布

蘭休進兵，卒奪回朋吉、布爾鳩，惟以夜間混戰，隊伍大亂，諸兵損失殊夥，加以朋吉、布爾鳩，堅固不易攻破，是時，普軍應援隊到來，戮力向法軍攻擊，法軍卒被擊退，且將三百餘人之俘虜，引渡普軍，雖然，法軍亦不易降服也，二十四日以前，竟布陣於對濠之後，以守布爾鳩之平地，惟是時寒威益烈，達零下十四度，法軍凍死相繼，卒傳退却之命，令全軍入營房，更決定休養之後，改編各軍。

其間，歲云暮矣，一八七一年元月來矣，普軍對於攻城，汲汲不怠，法軍亦盡全力，以圖解圍，一月五日，普軍決以沙齊龍木通所準備之大砲二百七十五門，一齊開始砲擊，砲烟冲天，日月無光，砲聲轟轟，山崩地裂，應戰之法軍砲火，亦互相混雜，狀極悽慘，兩軍激戰又復激戰，歷時數小時，法之孟托爾鳩、榜布、伊吉三寨，卒爲普軍所轟炸，壞其營房，毀其弓窖，數處石垣，亦遭崩潰，該三寨以濠相連，左右兩翼，由大口徑之砲台守護，加以其後方有強大之一師與野戰砲隊，本郭之中，更有波安資鳩爾及第七十三號劍角堡所備之長射程砲，力予應援，不易陷落，被普軍砲擊，前後達二十二日之久，不特未嘗陷落，而且兩軍相約休戰之際，其勢動輒可以擊退普軍，南部方面，普軍轟炸之際，三寨之守兵合應援之，一師、每日平均，死傷六十餘人，由此可見普軍砲擊，極其猛烈，雖然，此種傷亡之人數，若與法軍使用之兵力相比，則又微乎其微矣。

此外，普軍在桑德尼方面，亦開始第三線之轟炸，其形勢殆與南部相等，極爲猛烈，普軍逐日向府內進攻，破壞各處之城寨，巴黎市民見狀，大爲激昂，後備兵之戰鬥營，自動參戰，其數實達八萬三千，分三縱隊，向普軍進發，只以夜色黑闇，橋梁破壞，道路溼泥，不熟練之後備兵，未能如意推進，遭普軍抵抗，大

爲遷延，幸濃霧密布，防礙普軍砲擊，法軍大得其利，中縱隊，不費火力，即達白爾鳩利，左縱隊，亦到孟托爾癡之角面堡，突然襲擊普軍前哨，大破敵軍，向學奴門驅逐之，未幾，對峙於陵脈上，法軍以未帶充分之砲兵，不能援助步兵，陷於苦戰，一方面，右縱隊，亦進而奪取布查巴爾城，普軍藉隆坡阿覺門固守，努力應戰，以圖擊退法軍，法軍卒不能達陵脈。

當此之時，普軍之預備隊，皆由各方來襲，第四軍之砲兵四連，首先布陣於開耶爾、桑德尼，向法軍右端猛攻，他之四連，又布陣於桑米色爾，砲擊法軍正面，此外坡扶列松之牧場，布列金之養育院，及覺奴門等處之普軍砲隊，亦向孟托爾癡，施以猛烈之十字火，法軍退避，無力應戰，將行退却之際，普軍之步兵隊，一舉來襲，包圍法軍，法軍善守其地，再向普軍攻擊，至午後六時左右，法軍死傷續出，加以陵脈上，毫無援助之兵，於是，法軍遂棄該地退却。

此時，普軍從新開始攻擊，適前方敵人，僅爲法軍後衛，未幾，即收復今晨法軍所奪之陣地，法軍步兵一營，守備桑利爾，以其他各隊，不予援助，業已退却，翌晨，普軍由四面攻擊，法軍寡不敵衆，遂降於普。

於是，巴黎城，遂時時受普軍侵略，而危在旦夕矣，同時，巴黎市民，窮困莫名，飢餓不堪，加以時值冬季，寒威凜冽，全市之中，慘狀實達極點，此亦巴黎開城之原因也。

巴黎開城與媾和條約

普軍包圍巴黎城，法軍欲解其圍，奮鬥力戰，流血犧牲，正對戰間，而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王威

廉一世，即帝位於凡爾賽宮之喜報，已傳至普軍軍中矣。

原來、普國、自一八六六年，戰勝奧國，一躍而為德意志聯邦之盟主以來，即欲恢復往昔之德意志帝國，以其國王，登即帝位，當時、德意志之人民，各邦雖相嫉不睦，今則大為覺悟，知其不利，欲奉普王為德意志皇帝，以大張其國勢，北德固不待言，即南德聯邦，除巴威利亞，恃其聯邦之強大，發表異議外，其餘皆大贊同，今也，德意志人民，對於破法國，圍巴黎，聲勢赫赫之普王，益加尊崇，而巴威利亞、亦大表贊同矣。

於是，一八七〇年夏，北德議會，乃起草新憲法草案，決心復興往昔之德意志帝國，將此項憲法議案，提示全德聯邦，徵詢意見，無論何邦，皆無異議，乃定為德意志帝國之憲法焉。

當時，為使征法軍全體，尊奉駐驛凡爾賽之威廉一世即帝位起見，議會方面，曾舉代表，馳赴該地，該代表等，十五日，抵凡爾賽，十八日，晉謁威廉，先由代表中一人名西姆遜者，進前一步，陳述北德聯盟大議會，命彼等代表勸進普王登即帝位之意旨，并以議會勸進書，捧呈威廉，威廉答曰：「此次議會，決議復興往昔之德意志帝國，而以其帝王之位授余，此種人民愛戴之情，余實不勝感謝之至，惟以此種志願，為全德人民計，關係特為重大，不能獨斷承諾，宜與德意志各邦之君主，及獨立都府全國人民謀議，然後決之。」於是，該代表等、即歸柏林，傳達普王答詞，議會據報，常即以尊普王為帝之旨，向各邦君主及獨立都府，徵詢意見，又令全國人民，投票表示可否，結果，贊成者皆居多數，乃據此奉告普王，決定一八七一年元月十八日，在凡爾賽宮中，舉行即位禮焉。

十八日正午，普王入宮殿，王子，及宰相俾士麥元帥毛奇與其他德意志聯邦之君主數名隨之，在懸掛法王路易十四世之肖像而著名於世之玻璃廳中，先行拜神儀式，繼而向衆宣言，應德意志人民及各邦君主之請，登即皇帝之位，最後令侍立於側之俾士麥，朗誦告德意志人民之詔勅。

俾士麥讀畢詔勅，宮殿內外觀禮之德意志人民，一齊高呼皇帝萬歲，恰如百雷一時齊落，歡喜之情，溢於內外，於是，即位之禮告終，而德意志人民，從此統一各邦，一八〇六年以來廢絕之德意志帝國，從此復興矣。

巴黎開城

巴黎之包圍，歷時既久，加以北風飛雪，寒威凜烈，終日砲烟蔽天，炸彈如雨，巴黎府內，時遭亂射，一般市民，生趣毫無，且不能與府外一通消息，完全與苦於孤島之中無異，悲慘之狀，實難形容。

乃普軍益固其重圍，增築砲台，表示不讓一步之勢，而法軍則本隊與巴黎軍不知，援兵完全絕望，今也，法京巴黎，已完全握於普軍之掌中矣。

雖然，勇敢之巴黎軍，猶善防敵，過去四月有半之長期中，養巨萬之人民，在內外危迫之形勢下，維持府內之公安，一方面，又救治病傷士兵，放輕氣球或傳書鴿，漸與外部通信，巴黎府民，萬衆一心，其義勇殉國之精神，實不能不以勇敢稱之也。

當此之時，普軍在各處，設置堅牢之堡壘，配備普兵於三線，且利用各種附屬防禦法，如砲台、遮障、鹿角柴、穿眼壁垣等，進至法軍由塞壁射出之砲城外，大攻法軍，法軍多年幼者，且多不熟練，困難不僅一

端，反之，普軍則以戰勝之餘，士氣奮發，其勢凜凜，有不可當者。

是時，普軍攻圍益堅，與外部之通信往來，完全杜絕，各地軍隊，皆告敗北，來援之望，業已喪失，今也，巴黎軍已漸沈入絕望之深淵矣，普軍之砲，乘此機會，轟聲如雷，飛彈如雨，巴黎市內，隨處中彈，火星四散，市民避之不遑，死傷續出，各處屍積如山，病兵傷兵，倒臥街衢，厥狀至慘，目不忍睹。

因此，人心恟恟，莫可名狀，加以城中糧食告盡，莫可如何，諸兵皆殺馬爲食，一般市民，亦告絕糧，貴官富豪，縱出鉅金以求一片之牛肉，亦不可得，僅藉兔肉羊頭等，免維生命，最後，甚至捕鼠捉雀，以爲食品，悲慘之狀，實難形容。

悲哉壯哉，一月二十有六日，是日何日，豈非法軍抵抗將盡，巴黎軍暗然告終之日乎？豈非法軍不忍再徒表諸兵，重苦市民，甘居屈服，請求休戰之日乎？於是，其月之二十八日，巴黎遂實行開城，而普法一年有餘之交戰，遂告終結矣，悲哉，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竟爲普軍所佔，而宣告閉幕矣。

媾和條約

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將齊耶爾，先赴普軍本營，晤普相俾士麥，再三折衝之後，二十八日，卒以巴黎周圍之寨壘及大砲千五百門，士兵十有五萬，悉數交付普軍，成立休戰之約。

齊耶爾攜草約赴波爾多後，二月十三日，即開國民議會，非正式議定建設共和政府，齊耶爾先被任爲行政長官，厥後被選爲大總統，十三日，齊耶爾在議會中，朗讀草約，一款未終，涕淚交流，伏面慟哭，不能續讀，退席後，由廷臣孫托爾代之續讀，由此亦可見齊耶爾心中之悲痛矣，是項草約，十三日尙未議定，至

三月一日，開最後之議會，始行決定，議員中，對於割地一條，雖有反對者，但以國勢危在旦夕，結局決定議和，締結假約，當時之條約如次：

第一條 法國應以洛林州五分之一，及亞爾薩斯全部，割讓普國。

第二條 法國應償普國五十億法郎，其中十億法郎，於一八七一年內支付，其餘之四十億法郎，由一八七二年起，分四年支付。

第三條 本條約確定批准後，普軍即在法國領土內，作撤退之準備，先退出巴黎內部及西方之數州，其次，自領取一八七一年內應行支付之十億法郎後，即漸次由其餘各州撤退，及領取五十億法郎之全額後，即完全退出法境，又法國自本條約批准之時起，以後對於賠償金之殘額，應支付百分之五之利息。

第四條 普軍在所佔之法國各州地方，不得徵收人民之物品金錢，但其據守期間之費用，應由法國補給之。

第五條 割讓德意志帝國之地方，其人民究欲隸屬兩國中何方之國籍一節，爲使其陳述意志起見，得予以猶豫。

第六條 戰時俘虜，兩國修好後，應即釋放。

第七條 本條約批准後，更應商議確定之議和條約。

第八條 普軍所據守之各州行政事務，雖由法國官吏任之，但應受德意志軍將之監督。

第九條 本條約在非普軍據守之地方，不得因為德意志人，而使之獲得其權利。

第十條 本條約應由法國國民議會批准之。

於是，法國國民議會，乃由波爾多移至凡爾賽，五月十日，更確定議和條約，由兩國全權簽字。

先是，德帝威廉，與其將臣重臣，同離法京，凱旋德京柏林，同時，佔據巴黎及其他法國境內十九州之德軍，賠償金支付後，亦漸次凱旋回德，一八七二年九月五日，法國政府，已將應支付德意志之償金五十億法郎，支付完畢，德軍亦完全退出法境，至是，法國為補救兵禍之餘傷，遂努力改革兵制，挽回國力焉。